魏論上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魏論上
作者：何去非　北宋

本作品收錄於《何博士備論》

昔者，東漢之微，豪傑並起而爭天下，人各操其所爭之資。蓋二袁以勢，呂布以勇，而曹公以智，劉備、孫權各挾乎智勇之微而不全者也。夫兵以勢舉者，勢傾則潰；戰以勇合者，勇竭則擒。唯能應之以智，則常以全強而制其二者之弊。是以袁、呂皆失，而曹公收之，劉備、孫權僅獲自全於區區之一隅也。

方二袁之起，借其世資以撼天下。紹舉四州之眾，南向而逼官渡；術據南陽，以撫江淮，遂竊大號；呂布驍勇，轉鬥無前而爭袞州。方是之時，天下之窺曹公，疑不復振。而人之所以爭附而樂赴者，袁、呂而已。而曹公逡巡獨以其智起而應之，奮盈萬之旅，北摧袁紹而定燕、冀；合三縣之眾，東擒呂布而收濟袞；蹙袁術於淮左，仿徨無歸，遂以奔死。而曹公智盡之出，常若有餘，而不少困。彼之所謂勢與勇者，一旦潰敗，皆不勝支。然後天下始服曹公之為無敵，而以袁、呂為不足恃也。至於彼之任勢與力，及夫各挾智勇之不全者，亦皆知曹公之獨以智強而未易敵也，故常內憚而共蹙之。唯曹公自恃其智之足以鞭笞天下而服役之也，故常視敵甚輕，為無足虞。於其東征劉備也，袁紹欲躡之；於其官渡之相持也，孫權欲襲之；於其北征烏桓也，劉備欲乘之。三役者皆所以致兵招寇，而窺伺間隙者所起之時也。然而曹公晏然，不為之深憂而易計者，亦失於負智輕敵之已甚，是以數乘危而僥幸也。雖然，於勢不得不起者，蓋劉備在所必征，袁紹在所必拒，然又其近在於徐州之與官渡。使其人之謀我，而我亦將有以應之，未有乎顛沛也。至於烏桓之役，則其輕敵速寇，而苟免禍敗者，固無殆於此時也。夫袁紹雖非曹公之敵，亦所謂一時之豪傑，橫大河之北，奄四州之土，南向而爭天下，一旦摧敗，卒以憂死。而其二子孱駑不肖，曹公折棰而驅之，北走烏桓，苟延歲月之命，雖未就梟戮，亦可知其無能為矣。方是之時，中土未安，幽冀新附，而孫權、劉備覘伺其後，獨未得其機以發之耳。而操方窮其兵力，遠即塞北，以從事於三郡烏桓為不急之役，僥幸於一決。嗚

呼！可謂至危矣！使劉表少辯事機，而備之謀得逞，舉荊州之眾，卷甲而乘許下之虛，則魏之本根拔矣。曹公雖還，而大河之南非復魏有矣。然則操之數為此舉而蔑復顧者，恃其智之足以逆制於人而易之也。夫官渡、徐州之役，在勢有不得不應，雖易之可也。今提兵萬里，後皆寇仇，而前向勁敵，且甚易之而不顧者，亦已大失計矣。劉備之不得舉者，天所以相魏耳。

嗟乎！人唯智之難能。苟惟獲乎難能之智，加審處而慎用之，則無所不濟。今乃恃之以易人，則其與不智者何異？曹公所以屢蹈禍機而幸免者，天實全之耳。後之人無求祖乎曹公，而謂天下之可易也矣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